



两代笔工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阶级教育小丛书

两代瓷工

景德镇市文化馆编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南昌

阶级教育小丛书

两代瓷工

景德镇市文化馆编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32}$ 印张2.75 字数35,200字

1973年9月第1版 197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3110·2 定价：0.17元

内 容 说 明

为了适应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的需要，我们将陆续分册出版阶级教育小丛书，主要是供广大青少年阅读。

这套丛书，用大量事实，揭露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旧中国的黑暗统治，控诉罪恶的剥削制度；反映江西地区广大人民群众，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，同阶级敌人进行英勇不屈、前仆后继的顽强斗争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；同时，歌颂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斗英姿与革命精神。

封面设计：李林洪、钟莲生

插图：钟莲生

毛主席语录

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（帝国主义的压迫、资产阶级的压迫、封建势力的压迫），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，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；因此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，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。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。

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。

目 录

矿规·····	(1)
童工恨·····	(15)
难忘的一课·····	(27)
一件破棉袄·····	(44)
两代瓷工·····	(60)
廖师傅的悲欢·····	(72)

矿 规

当你端起一只晶莹洁白而彩绘清雅的瓷器茶杯时，也许会情不自禁地赞赏瓷工们的精巧技艺，你却不会想到，这茶杯的洁白胎骨是来自瓷土矿工们手里，更不会知道，在旧社会里，正是那种制成“白如玉，明如镜”的瓷器的瓷土，却拌和着多少矿工的白骨灰，一块块瓷矿石都浸透了矿工们的血和泪。

在瓷城景德镇东郊的三宝矿，是一座有着五百多年开采史的瓷土矿山，现在是矿井内外一片欢腾，矿山上下装运矿石的车辆日夜飞奔。谁会想到，解放以前，这里竟是“万户萧疏鬼唱歌”的地方。那时，矿山主把离乡背井流落到矿山做工的叫作“土坑佬”，他们没有几个是活着回家的，不是被倒坑塌洞活埋在矿洞里，便是被矿山主榨尽了血汗病死在坑棚边。

当年的倒坑塌洞的残址废墟，历历在目，老矿工谈起那些束缚工人的矿规，记忆犹新。现在三宝矿区的主任吕宗胜同志，就是当年这个人间地狱的几个幸存者之一，他那“土坑佬”的苦难经历，是一部阶级教育的活教材。

过去的“土坑佬”，有几个不是被地主的租子阎王债逼上山的？又有几个不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丁捉伕赶下坑的？看——

吕宗胜的父亲给地主打了一辈子的长工，却养不活一个四口之家，宗胜的母亲一年就有半年带着两个孩子外出讨饭过日子，一心为了把宗胜和他哥哥这两根苦苗拉扯大。可是，在那豺狼横行，恶人当道的旧社会，穷人家的孩子长大了，又能顶什么力呢？

那是一九三九年一个黑沉沉的深夜，吕宗胜家的狗叫个不停，门被打得嘭嘭响。宗胜的父母忙给宗胜拣了几件破衣服，叫他从后门上山走，到三宝蓬矿山找堂哥去。十五岁的宗胜就这样走向黑古隆冬的峡谷里。

三宝蓬是浮梁、乐平两县接壤的一个山区，方圆几十里蕴藏着丰富的瓷土矿石。长期以来，它被周围十八村的大地主宁人贵及地头蛇霸为私产，成了他们的聚宝盆；可是，对矿工来说，这里却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。

吕宗胜来到矿山，刚放下包袱，矿上的工头便把一根扁担丢在他面前，说：“哪天吃矿上的饭，哪天开始干。”堂哥站在一旁告诉宗胜：“叫你做担手，挑运矿石出坑。”

好粗的一根扁担呀！宗胜看着扁担猛地一惊。他拾

起扁担一比，竟比自己高出一截，又重又宽，摸一摸自己的肩头是不是吃得消。

吃饭的时候，矿工们都以怜惜的眼光看着又瘦又小的宗胜，有的人问他：“小鬼，你怎么跑到这个土坑里来？哪个教你来的？”

另一个老矿工忙答腔：“这还要教噢！”说着，一面用筷子轻轻地敲着碗边，一面自言自语地哼着：“躲兵逃荒，路过浮梁，肚子一饿，三宝挖坑；包袱一放，柴棍搭床，日钻坑洞，夜歇草房；糙米煮饭，酱渣打汤，累断筋骨，恨满胸膛；先埋后死，抛儿丢娘，老板恶毒，豺狼心肠。”宗胜听了，不禁打了个寒噤。

这天堂哥领着宗胜钻进了兔窟似的洞口，指点他从哪里装矿石，又怎样挑出坑洞。矿坑里黑糊糊的，只见远处有几点晃晃闪闪的灯光，当宗胜从昏暗中定睛看清楚时，眼前的景象可把他愣住了：脚下是三十多级坡坎深的矿坑，有几个人泡在水里干活；还有向上挖矿的人，一个个都是蹬在柴棍子搭的架上，嘴上衔着盏冒烟的油灯，双手在不停地敲打着矿石，看来打个喷嚏都有摔下坑底的危险。在坑道边，宗胜看到一个抽水工干的活比较轻松，只是一双手用竹筒不断地车水，当他靠近一看，这才发现车水工两脚叉开动不了，溅在裤裆上的水已经结成冰块，一双穿着草鞋的赤脚也嵌在冰凌里，变成紫色了。

这一切，在十五岁的宗胜看来多么可怕啊！心想：“世界上还有这样苦地方。我在这里能活得下去吗？”想着，想着，手里的扁担倒下地也不知道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洞口刮来一股刺进背脊的冷风，宗胜一怔，拾起扁担便往洞外走，心想不干。

刚出坑洞口，工头劈面撞来，阴森森的目光朝宗胜扫视一番，喝道：“你是担手，怎么空手出来？”

“我不干这个！”

“吃了矿上的饭，你敢说不干！要不干的话，也行，等宁老板派人送你回家当壮丁。”

“我挑不起那么重！”

“你这穷小鬼，力气也那么穷。”工头把皮鞭一扬，秃头一翘，说道：“快进去，有多少力气卖多少钱嘛！”用皮鞭把宗胜拦回了坑洞。

恶劣的矿井，凶狠的工头，沉重的劳动，残酷的剥削，把许多年轻力壮的矿工推进了人间地狱的最底层，那一条条矿规，就象一根根束缚矿工的绳索。

例如，他们规定：天晴，进出矿井要两头见星；下雨，竹扁担要两头流水才能歇肩；炎天酷暑，不准吹口哨吆呼风凉；落雪天里，坑棚里不能生火取暖。更阴险的是，矿山主宁人贵为了把经常倒坑塌顶造成伤亡的罪责，嫁祸到工人头上，故意捏造一些矿山禁令忌讳，什么“矿工谈话不准讲梦”，讲了梦会逢吉化凶；什么

“相互不得穿错草鞋”，穿错了草鞋就将得罪山神土地；还有，晚上吹口哨就会惹怒“五猖老爷”，这些都是造成倒坑塌顶的“祸根”。矿山上有一个断墙倒壁的所谓“五猖庙”，便成了他们用来镇压工人的阎王殿，谁要是触犯了这些禁令忌讳，工头就拉你去五猖庙罚跪。

十五岁的宗胜逃来矿山以后，心里老惦念着家里的爹娘，天天想，夜夜梦，一听狗叫便心惊肉跳。一天，天不亮跟着堂哥下矿去，由于晚上作了个恶梦，心里憋不住，便悄悄地告诉堂哥：“哥哥，昨夜我得了一个梦真可怕，梦见爹爹被保长……”

“嘘——要注意，在这里不能随便讲话！”堂哥制止宗胜说下去。

宗胜被这没头没脑的一打岔，反而大声地说了出来：“真的，我梦见我爹叫背枪的乡丁抓了去，……”正在这时候，躲在路旁监视矿工下坑的工头窜了出来，凶神恶煞地吼道：“哪来的小‘土坑佬’，竟敢当众违犯禁令矿规？”说着一手抓住宗胜的衣襟不放。

“我没说什么，我讲的是一个梦。”宗胜一时莫名其妙。

“啪”的一个耳光打在宗胜脸上：“好哇！你这个穷小鬼，回头让大家跟你算帐！”

几个矿工忙开腔：“这孩子新来的，他不知道这个

规矩。”有个老矿工也说：“算了吧，大惊小怪干什么！”

宗胜的堂哥知道这是个大祸，工头不会轻易放过，便到亲戚家赊来五斤烧酒，晚上领着宗胜送到工头家里，才算免掉了这场灾难。

事隔不几天。大家正蹲在坑口草棚里吃中饭，工头走来通知大家端着饭碗到五猖庙去一趟。说着，又指着宗胜要他走在前面，宗胜一听吓了一跳，大家也都以为是要处罚宗胜，堂哥忙丢下饭碗，上前找到工头要求原谅宗胜的初犯。

大家来到五猖庙，原来是另一个坑洞的小伙子熊矮俚，被两个彪形大汉的打手押着跪在庙门口，头顶一个木盆，里面装满了开水，又放了一把打钎的铁锤，人跪着动也不能动；面前还点着一根神香，要跪到这根香烧完才肯罢休。宗胜见此情景惊愣住了，好象自己在受罚一样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呆望着。有的矿工远远看了一眼，摇摇头端着饭碗往回走。这时，工头扯长脖子叫嚷着：

“大家别走呵，今后有谁穿错草鞋，得罪山神土地的照样！”

“什么山神土地五猖菩萨，还不是怕人家多穿了一双草鞋！”人群中传来这样一句话，这才使宗胜恍然大悟。宗胜立即指着工头责问：“人家又不是偷了草鞋，

为什么受这个活罪？”

话音刚落，跪着的熊矮俚唿的一声连盆带锤全部摔在地下，拔腿就跑。工头和两个打手一阵嘶喊：“抓住，抓住！”

矿工们看着他们的狼狈相，相觑而笑。

宗胜来到矿山已经足足一年了。一年到头扁担不离肩，一天要干十四个钟头，可他一年也没拿到一个工钱。

这年年关到了，宗胜以为这下可领得一点工钱回家过个年，刚过腊月二十四，他随着几位老矿工来到宁人贵家里，要求结算一下工钱，准备回家过年。

宁人贵这只矮脚虎往日上矿山，谁要看他一眼都骂人“磨洋工”，今天却显得客气起来，一进门就嚷着：

“诸位，请坐！”还没等人家讲话，便用手抚摸着肥得发亮的脑门，抢先开口：“诸位的来意我知道，年关到了，打算领点薪金办些年货回家去团聚一番。照说应该如此，敝人也有这个愿望，不过，……今年的情况我不说，诸位也一定了解，河干水绝，水碓上出不了瓷土，矿里就没有收入，真是天不从人愿，叫我实在为难。”

老矿工不听他这套鬼话，知道他年年靠这套来扣压工钱，一方面可用来放高利贷盘剥农民，另方面又可借此来拴住矿工的脚步。有些无家可归和无钱回不了家的矿工，只得被迫留在矿山过年。宗胜眼看一年到头两手空

空，也就不想回家。

大年三十夜的前三天，矮脚虎宁人贵带着几个坑的工头上矿山来，硬逼着留矿的工人挖“定事坑”，规定一天要出两天的产量，做得出，每人每天有半斤肉；要是没做出，不仅要扣回肉钱，那就定不了事，开春还得辞退出矿。曾经有不少矿工就被这三天的“定事坑”坑害了身体送了命。有一首歌谣控诉了“定事坑”压榨工人血汗的阴谋：“老板定事心狠毒，硬逼我吃‘催命肉’，有命吃他肉半斤，不死也垮一身肉。”

这回，他把留下的矿工集中到梅树圩坑洞挖矿，工人提出这个坑的矿石已经挖得差不多，算是废坑了。宁人贵却说：“越是差不多越要挖，这才叫做‘土尽山归’嘛！”工头嫌宗胜力气不够，便分配他一个人去看守其它几处的坑棚。

除夕这天，矿工们派人告诉宗胜到梅树圩来吃年夜饭。正是黄昏时候，宗胜翻山来到梅树圩坑棚，一看矿上伙伙早把两桌菜送到了坑棚。天时已经断黑，两桌饭菜也都冷了，还不见一个人出坑洞来吃，宗胜便钻进坑洞叫人，洞里一片漆黑，空气很闷，叫了很久连个回声也不响，灯也不见一盏，宗胜忙退了出来。他们究竟上哪里去了呢？又等了一阵，仍没动静，宗胜只得勒紧裤带又翻山回去了。

那是正月初三的上半，矮脚虎宁人贵带了两个工头

来到梅树圩验收“定事坑”的矿石。他坐着二人抬的花杠轿刚停下，坑棚里“噗噗噗”地飞出一群麻雀，破通了的棚顶上几只老鸦“哇！哇”的叫着，工头用柴棍拨开草棚门一看，张口结舌的对宁人贵说：“不好，倒……倒坑了！”宁人贵听了，眉头一皱：“别瞎扯！”

“棚里两桌三十晚的饭菜没有动。”

说着，几个人向坑洞里走去，果真是坑顶倒塌。工头发现坑道上塌下的土石里露出一个头顶，用棍子撬开土一看，正是矿上的伙伕老涂，脸向朝着洞口，准是进洞里叫人吃饭，没有来得及走出洞而被压死在坑道上。

就这样，十几个苦难的矿工被活活埋在“定事坑”里。当时，宁人贵一声不吭，依然在默数着坑外一码码的矿石。最后他一面叫人把坑洞口用土堵塞掉，一面交待工头：“开工后，那些‘土坑佬’要谈到这件事，就说这些该死的违犯了禁忌，大年三十谈鬼说梦，惹怒了‘五猖老爷’，这叫做‘自食其果’！”

谁相信这鬼话！吃人的魔鬼宁人贵只顾自己挣钱，不顾工人死活，造成倒坑塌顶的伤亡惨祸何只这一起。在当年幸存的几位老矿工的记忆里，解放前，三宝蓬瓷土矿工最多时有五十几个，而被倒坑活埋的就有三十多人。真是层层矿石血泪洗，坑坑留下白骨堆！矿山老板的资本完全是工人的白骨垒起来的。

宁人贵不仅是三宝蓬周围十八村的地头蛇，又是国

民党党棍，他还有个干儿子马金昌是县团管区的副官。他纠集土匪民团，勾结反动军队，对矿工进行种种迫害，矿工压得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。

一九四六年冬天，牛栏垵坑洞年久失修，发生倒坑造成伤亡事故，阴险狠毒的宁人贵为了逃脱罪责，横蛮地把祸根又栽在矿工韩十妹头上，诬赖是他讲了梦话，要抓他去跪五猖庙，矿工们愤愤不平，一拥而上要跟宁人贵评理。年轻的宗胜冲在前头，指着宁人贵和工头的鼻子，理直气壮的说：“我们不是哑巴，为何不能讲话？不准讲梦偏要讲，我们是人，不是你们的牛马！”宁人贵这只矮脚虎见势不妙，当晚就溜下了矿山。

事情发生不几天，工头通知吕宗胜说，矿上吃青菜困难，当担手的要轮流到里村去挑菜。谁想到这是宁人贵为了报复宗胜，阴谋设下的圈套。里村离三宝蓬有十多里路，宗胜下山买菜不到三天，便被马金昌手下的几个团管区的兵抓去，送给路过景德镇的军队当挑伕运子弹。那时正是四九寒天，大雪纷飞，宗胜衣衫单薄，又是打赤脚穿草鞋，勉强挨到了安徽屯溪，他的双脚已经冻烂再也不能走了。

第二年的春天，宗胜好不容易挣脱了国民党军队的绳索，在当地穷苦老百姓的帮助下，冻疮逐渐治好，他便拄着拐棍沿途乞讨，足足走了一个月的时间，终于逃回了矿山。

工头一见宗胜回来了，惊恐失色，慌忙报告主子宁人贵。第二天，工头阴阳怪气地对宗胜笑着说：“宁老板考虑到你的脚还要好好医治，不便留你在矿上做这些重事，日后脚坏了是大事，不如先回家治好脚再说。”

宗胜回到矿山，想不到饭碗又给端掉了。正在为难的时刻，工友们提出照顾他的吃住，要他留在矿上等脚好了再干。可是，宁人贵这家伙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：宁人贵的孙子在矿山上养了八只菜羊，一天有只羊掉进了地坑，宁人贵指使他孙子诬指宗胜偷去卖了；接着，工头到坑棚来要丢宗胜的铺盖。宗胜气愤不过，抱起一只从地洞里找着的小羊，直闯宁人贵的大院，找宁人贵算帐，他不在，宗胜便抓住他的孙子狠狠的揍了一顿。然后，跑回矿山卷起铺盖就走，从此他便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三宝矿！

当时，在矿工中传诵着许多矿工反抗矿山老板的斗争故事，“工人就要骨头硬，敢同老板作对头！”这两句话已经成了三宝矿工们的实际行动。

老矿工胡荣生不甘忍受宁人贵的残酷剥削与压迫，带着三个挖矿的儿子自采自挖，挖出了一坑好矿石。这消息传到宁人贵那里，立即派了个工头传话制止，说什么“这山是宁家的山，这矿产是宁家的财产，谁要是挖出了金子银子，也得归宁人贵所有。”胡荣生是个硬骨头，不闻不理这一套。